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0

8.



早稻田大學圖書印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文庫

班

固撰

漢書六十五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東方朔字曼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

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平原郡有富平侯國應劭

云明帝更名厭次後人因疑西京無厭次之名攻厭次侯爰類傳志平原郡有富平侯國應劭

國除而張安世封富平侯在昭帝時其封邑本在陳留郡及子延壽嗣侯上書議減戶邑徙

封平原乃宣帝之世然則昭帝以前平原無富平侯國也蓋厭次國除之後本為厭次縣宣

帝移富平侯國於此始去厭次之名明帝時仍復其舊水經注謂厭次故名非始明帝蓋復

故耳其說精而當矣漢時列侯國除有即為縣者如武帝以穰之盧陽鄉宛之臨駝聚封霍

去病為冠軍侯去病子嬪薨國除為冠軍縣是也武帝以高成之平津鄉封公孫丞相為平

津侯元帝以僮之樂安鄉封匡衡為樂安侯而地理志無平津樂安縣是國除之後仍為鄉

矣南陽郡有博山侯國故順陽縣袁帝以封丞相孔光改名明帝改曰順陽亦是從其舊名

與厭次正相類沈欽韓曰明一統志厭次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三十里周壽昌曰褚補

齊人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

也作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街鬻者已千數師古曰街行賣也鬻亦賣也其不足采

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

書三冬文史足用本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補注先謙曰十三官

秋耳學書三年除十五數之則十二是也文者各書之體史者史籍所作世之通俗文字諷

誦在口者也足用者言足用以應試藝文志大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

以六體試之勳謂諸入說文序諷書作諷籀書據此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劍

各體之文與所諷之史並試皆學童習以待用者也

前漢六十五

010190611561

非斬刺也補注劉敞曰擊誦二十二萬言補注沈欽韓曰釋言邢昺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
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漢書東方朔誦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為一言也邵晉涵云戰國策
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是則一字為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
言其來已久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
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補注劉
勇若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
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
目如柳杏齒如編貝古語已久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
所難而皆不足曰勇勇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也與管仲分財
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也與管仲分財
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
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
若此可曰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曰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曰
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朔初入長安至公
車上書凡用三千奏讀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
輒乙其處讀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也官本注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
無於字也後人曰為騶謂之騶騶補注周壽昌曰騶說文廐御也左成
十八年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惠紀謂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類
注騶本廐之取者百官表有騶僕射此朱儒蓋屬於騶僕射所謂羣騶者也朱儒禮記作侏
儒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為魏武重臣
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
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為侏儒曰上言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
也先謙曰官本注後下無人字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
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酒曰索盡也師古曰音

同也補注先謙曰索求也易繫辭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補注宋祁曰啼
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朔多端補注先謙曰多端謂辯知不窮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
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
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守宮養之食丹砂滿七斤擗治萬杵曰守宮女人體終身
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守宮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孟食器也若益而大今之所謂盂也益音撥補注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
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沈欽韓曰御覽三十一引淮南萬畢術云
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以并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此師古曰御覽三十一引淮南萬畢術云
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先謙曰官本注呼俗作俗呼是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案管輅射覆亦以易卦其卦辭益如焦氏易林有立成法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
反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跛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蜥蜴
也爾雅云蜥蜴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
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蜥音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烏典反蜥音珍補注宋
注不重蜥蜴字蜥作蜥歷上有先字是上曰善賜帛十四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
音竹仲反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音骨滑稽解在
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音骨滑稽解在
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曉言如博擊梟於掌中為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
曉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先謙曰郭舍人事詳褚補史記

也師古曰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補迺覆

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實數也蘇林曰實數之實數音實數也曰益盛物載於頭者則曰實

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為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林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實

下為實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蓋下

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銜實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

所銜也補注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實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

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實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

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實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盆下固可知也但以寄生為芝菌形圓似實數而

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圓似實數而

云非寓木尤疏謬矣錢大昕曰釋名實數猶局縮皆小意也說文積實數四足凡也此與蘇林

聲之轉也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寄生亦有實數之名廣韻實數四足凡也此與蘇林

四股鉤之說相近皆以形相似名之先謙曰官本實數並作實數引宋祁曰數音數景本作

數先謙案顏謂實數非寓木者以寓木寄生必有枝葉不中覆射故決是芝菌也何晏景福

殿賦蘭栢積重實數矩設言其重疊交互之狀以蘭栢對實數亦是以為芝菌之類與顏說

合芝菌之形蹙縮卷故釋名以音近字釋之云實數猶局縮而訓為小意芝菌雖微物其

巨者不能入鼠穴故楊惲取為喻也說文之負載器廣韻之四足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

凡皆非此所謂實數也注林官本作枝是楊惲傳下官本有云字

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實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

服日暑音暴鄧展曰呼音籠箭之籠暑音瓜附之附師古曰鄧音是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

盼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

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謂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朔笑之曰咄口

文暑大呼自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謂字服也師古曰咄此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

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狗裘之狗也師古曰咄此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

別舍人志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補注錢大昭曰上問

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適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藝文志

有隱語十八篇世謂之度辭亦謂之謎說文謎

隱語也文心雕龍云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化為隱語隱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朔窮庚癸見左傳即隱之權輿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并謎見鮑

照集皆繼朔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也項昭曰凡鳥哺子

而自啄也師古曰雞師古曰雞音口豆反補注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

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先謙曰官本鳥並作鳥項作韋離音作擊音是尻益高者鶴俛

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俛低也啄鳥嘴也俛又音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

亦當榜即妄為諧語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哂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柏

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音朔曰令者命也壺者

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哂音五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下有音字朔曰令者命也壺者

所曰盛也師古曰盛受物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

樹為廷府補注沈欽韓曰陵寢兆域為柏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淫也漸

城齊書王僧虔傳鬼惟知愛深松茂柏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伊優亞者

辭未定也狝哂者兩犬爭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投之一骨輕起相刃舍人所問朔應聲

輒對變詐鏗出補注先謙曰官本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

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

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補注周壽昌曰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先謙曰褚補史記時詔賜

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繒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

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奔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左右諸郎半呼之狂

人官本注自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

行始出補注王念孫曰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補注先謙曰池

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南獵長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

微行至黃山宮故世謂之游城也南獵長楊灋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

名其地在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補注先謙曰黃圖宜春苑在

京城東南隅杜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穀曰祭宗廟也酎音紂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補注先謙

從稱名始此微行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旦明入山下

馳射鹿豕狐兔補注先謙曰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民皆

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與霍去病等十餘人

行人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百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

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又嘗至柏谷亭夜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

翁答曰無止有涓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

人媼出探過客媼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媼酌酒多

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媼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

召逆旅夫妻見之賜金千金擢夫為羽林郎自是微行相聚會自言鄂杜令補注周壽昌曰民

也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罷迺示曰乘輿物久之

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

者皆此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踰隴登空

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滎天柱山自滎陽浮江出橫陽北至琅琊並海東巡

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語於此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曰東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

分內史為左右初無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都尉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馮翊扶風為

三輔始於太初元年而百官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則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

太后以元鼎三年崩又在元鼎之前此傳先言迺於太后未敢遠出下右內史發小民共待

言使右輔都尉微循則左右輔都尉亦不始於元鼎表所言恐尚有誤

會所師古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補注劉敞曰更衣休息

則別宿於諸宮長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

蓋屋縣長於於是上曰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

者二人舉籍阿城曰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曰其牆壁崇廣

縣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牆一蓋屋曰東補注先謙曰蓋屋扶風宜春曰西提封頃畝及其

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誼欲除曰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

賈誼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誼欲除曰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

連也音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曰償郭柱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
謂荒田未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
應應之曰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補注先謙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曰異今陛下累
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為苑
何必盤屋郭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奢侈越制天為之變
上林雖小臣尚曰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曰東商雒
曰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補注先謙曰謂去雒陽不都止霸產曰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
本稱下有陸 秦之所曰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
可勝原師古曰原計也言不可勝計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
音牛 又有杭稻粟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
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曰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上膏其買畝一金師
曰賈讀 今規曰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
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
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
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卻而營之殊為不詞斥之言

度也騎馳東西車駕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曰危無隄之興師古曰隄
之興與乘輿也無隄若言不警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
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曰
願虞之變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隄字 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
宮百里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部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
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
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曰實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師古曰忽忘其 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
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
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
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
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曰孝武皆有此事故期
為陳之補注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何焯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三台者異周
壽昌曰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台謂之 曰觀天變不可不省是
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期即陳此書 曰觀天變不可不省是
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云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方朔別傳曰人有殺上林鹿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
急推鹿逐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遂竟也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
君師古曰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曰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補注周壽
之困各本作困以病字斷句此本作困則從困字句似困字勝以困字可省困則下豫
贖及隆慮卒句有根呂后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困 上許

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左

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已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

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

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補注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補注：先謙曰：官本銷憂者莫若

所曰：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已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

死。主寔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已責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

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頗讀傳

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二十一，史記曰：董偃與館陶主家，令中府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之。補注：何焯曰：寶太后崩

私侍漢主，掖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已，自安處。偃懼曰：憂

之矣。不知所已。師古曰：言用也。爰叔曰：願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

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

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補注：先謙曰：官

為公主，賞賜邑人。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隆天重地，死無已塞責。師古曰：一日卒有不勝酒

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粹，酒音信，又音山。跋反。補注：張必曰：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酒

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粹，酒音信，又音山。跋反。補注：張必曰：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酒

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粹，酒音信，又音山。跋反。補注：張必曰：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酒

必案許慎說文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

合云酒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

山政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

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得獻觴上壽

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

疾愈起謁上曰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補注

敝當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補注沈欽韓曰宋玉風賦臣嘗出行僕飢馬

本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

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

往也董君綠幘傅鞬應劭曰幸人服也韋昭曰鞬形如射鞬弓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

注沈欽韓曰隋禮儀志黑幘上下通服之庖人則綠幘古今注襦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

用耳乘輿進食者服襦衣漢董偃綠幘青鞬加襦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按鞬即襦衣非

別有襦衣襦字當為襦衣漢董偃綠幘青鞬加襦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按鞬即襦衣非

親有嚴容髡髮帶鞬徐廣注遂射鞬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衣滑稽傳

傳鞬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在擗擗淮南原道訓短袂襦捲鞬皆謂之鞬束其袂以便手作

即古今注云襦衣者矣襦衣必須傅鞬御覽八百十六引漢舊儀曰大官賜官奴婢各三十

人大置酒日皆緇鞬鞬膝此其證也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館陶公主胞人臣

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偃與庖同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庚桑楚湯以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

詔賜衣冠上師古曰衣冠上上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

名稱為主入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

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鞬劍客輻湊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鞬董氏補注劉敞曰董常從遊戲北

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黃圖上林苑中有平樂觀先謙角狗馬

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陸載殿

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補注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

曰偃召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

春秋方積思於六經雷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曰靡麗為右

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補注先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

曰徑由也師古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魁也補注劉敞

也先謙曰官本句未有也字引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又注河官本作云是偃為淫首

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待姆不出而死也補注蘇輿曰襄三十年經諸侯會于澶淵

宋災故公羊傳會言其所為者錄伯姬也何注重錄伯姬之哀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

賢為諸侯所憚憚與恒同師古曰恒恒借也即閔憂意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

曰吾業已設飲補注先謙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王道篇是曰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

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已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

君公曰豎貂自宮曰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

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

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

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

雙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先謙曰史記智能作爲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已事聖

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言遺行不言可

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補注

先謙曰史記曰官本盡言作盡善是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補注

無同下八字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已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

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注引張晏說同卽顏所本然鄭爲韓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前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得士

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補注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周壽昌曰文選李注引張晏說同卽顏所本然鄭爲韓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前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

珍寶充內外有廩倉補注先謙曰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先謙曰史記作聖帝

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補注周壽昌曰此文選動猶運之掌周壽昌曰言至易補注

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補注宋祁曰

淵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淵

以三士民之眾竭精談說補注先謙曰史記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補注先謙曰官

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則疑作募義是也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

誅戮喪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補注宋祁曰常

家室也

日史記無常字先謙曰故曰時異事異補注沈欽韓曰韓非五蠹篇世異則事異周壽昌曰文

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年先謙曰雖然安可已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苟能修身

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補注先謙曰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也

周壽昌曰文選李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周案此出尊賢篇而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

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先

謙曰官本延作迺是史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曰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

與致同敏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敏行上有辟若鷺鶴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鶴雍渠小青

其勤苦也辟讀曰警鷺音脊鶴音零補注周壽昌曰鷺鶴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鶴雍渠小青

日輟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

見荀子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補注沈

天論師古曰道由也補注沈小人道其常而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詩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師古曰徒眾也補注沈欽韓曰自此至冕而前旒所曰蔽明黻纁充耳所曰塞聰如滄

音工苟反謂曰玉爲瑱用黻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黻黃色也纁縣也己黃縣爲丸用

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作統統統統統統

所見也纁結統耳惡多所聞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

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

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補注何焯曰此望武帝知之不盡而

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補

然獨立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曰天下而恥聞之楚

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

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曰筦闔天曰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瓢

反瓢音平搖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辨物篇趙中庶子謂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方言豎

陳楚宋衛之間或謂之瓢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

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曰筦撞鐘文穎曰謂筦也師古曰音唐丁反補注吳仁傑曰論衡

乎先謙曰官本注搖作遙注云箭幹謂之彙集韻奇稿通韻云稿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筦籥王逸曰筦小破竹也

王莽傳以竹筦導其脈師古曰筦竹挺也說文筦維絲筦也四說不同大意不難於竹五臣文

選注乃云筦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為

是說邪韓文公詩寸筦撞鉦鐘音義云筦草莖也筦從竹而此以從艸釋之誤矣案從艸之筦

本以筦楹大小之殊屬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筦為梁則失其趣矣先謙曰官本注唐作

徒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絳是觀之譬猶騎駒之襲狗服虔曰音縱駒

鼠也音精駒補注洪頤煊曰釋獸駒鼠郭注小駒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嚼

駒也亦名駒駒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從作蹤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已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補注先謙曰若

子圖國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之猶伏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又設

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關心隨之死矣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曰厲主意補注王念孫曰案進不亦

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退不能揚君美曰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二年矣補注先謙曰默然吳王怪

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忘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

地然猶颯然將已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

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今先生進無已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應也音七癸反吳王曰可已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

戲師古曰於讀曰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也易七政反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箴石

篇賈生有言曰怨言則辭淺而不入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

悖音布丙反拂音佛補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非有明王聖主孰

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曰上可已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

字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

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先謙曰官本注王作主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已

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補注錢大昭曰今則不然反已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

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戮及先人為天下笑補注何焯曰張湯譜顏異被

直廢朔之言皆故曰談何容易是已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蘇林

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上有遂字輩作

革沈欽韓云秦紀惡來輩者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革長鼻決耳楚詞惜誓來革順志

而用國此輩字說汪文
盛本及文選並是革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瑠瑠刻鏤之好曰納其心師古

與彫同畫也琢謂
刻為文也音象
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補注先謙曰論語遂事不諫既往身

沒被戮宗廟崩地國家為虛師古曰地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說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

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

拂主之邪下曰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補注王念孫曰顏注非也損當為損言

漢紀作除則損為捐字之誤可知先謙曰損捐則忤於邪主之心師古曰忤逆

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補注錢大昭曰家闕本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已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

曰懼漢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曰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

上曰安主體下曰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

五味曰干湯師古曰蒙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

君也深念遠慮引義曰正其身推恩曰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曰仁為衰有德祿賢能誅

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

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

稱之曰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曰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悅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縣縣連連治

哉世不絕也師古曰始危也補注先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補注先謙曰官本舉賢材

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謙曰官放鄭聲遠佞人師

音于萬反日遠離也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曰子貧民無產業者補注先謙曰官開內

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謙曰官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

蓄補注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圖作囹圄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囹圄矣說

文囹圄所以拘罪人也囹圄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囹圄之中史記秦始皇紀

免刑戮其字並作囹師古曰囹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

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積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

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

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補注沈欽韓曰楚

於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諫疑即八言七言不然不應遺從公孫弘借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別傳曰

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胡與公孫弘借車書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殿之

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師古曰劉向者士亦不必長貧也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

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偶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合作今而楊雄亦曰為朔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詼達多端不名一

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

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清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詭而不

逢禍害也師古曰讚說是也詭違也補注周壽昌曰朔本集載其誠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

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

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果生孤貴失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其

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清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

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

曰言此傳所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

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曰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

此著音直略反補注何焯曰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刺取叢勝以博異聞也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隴西守呂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隴志陰陽家有賀少為騎

士補注周壽昌曰隴郡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

歲呂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甯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封南甯侯表亦作甯

餘里無功師古曰甯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補注周壽昌曰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雖曰

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已牽馬騎射為官

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

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已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

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

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

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補注周壽昌曰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聞賀

欲贖子補注先謙曰官本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

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

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
人偶並也對也補注劉攽曰使人巫多人字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質窮治所犯遂父子
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補注錢大昕曰外戚王夫人傳云
語在戾太子傳劉屈氂傳云語在太子傳文也師古曰戾太子諡戾而此與江充傳俱稱戾園亦例之不
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已進征和
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據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興美
田已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清曰成邊卒糧之不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
庶貨賄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已邊為援如清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
執事者也師古曰丞相貪冒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已邊為援如清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

省作車服虔曰許令內郡自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轉
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師古曰武備也耗音呼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
詐為詔書已茲傳朱安世師古曰傳獄已正於理師古曰獄合屬其已涿郡太守屈氂
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已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補注

武帝有意欲復惠帝高后時兩府之舊而本紀及表敘俱未載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師古曰長史下當添使字李慈銘曰此
侯服虔曰澎音彭師古曰澎澎郡無澎縣先謙曰澎即彭也說詳表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
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綬引也獨引身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
疾置已聞師古曰置謂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
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補注錢大昭曰景十三王傳云國中口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師古曰璽書也遠與敵

敵之樓也師古曰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
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師古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二輔
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已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赦長安中
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
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鄂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宣曲胡騎皆長水校尉所掌見師古曰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鄂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百官表營近長水故以為名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補注劉攽曰以當作已先謙曰
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后惡其先師古曰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
長安又發輯濯士師古曰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已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任安傳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
太子引兵去師古曰歐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廟記曰長安市有九
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為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先謙案此時倉
卒烏集何能定為某市之人四市人猶言諸市人耳四者廣博之詞胡說失之泥矣凡數

前漢六十六

前漢六十六

前漢六十六

前漢六十六

萬眾至長樂西闕下。補注先謙曰官本闕作關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

通水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

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

相釋仁。師古曰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曰

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

先謙曰褚補史記安咎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

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成

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程侯。孟康曰程音姑在濟陰成武今有亭

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曰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焯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焯作敦曰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大子傳

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

然也楊敞傳為丞相封安平侯敞夫人謂敞曰使九卿來報君侯亦列侯為丞相稱君侯之

證正論後漢以來凡尊官俱稱君侯六朝更監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屈

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

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曰丞相數有謹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曰徇。師古曰廚車載

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補注先謙曰胡注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

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補注周壽昌曰項安世云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為車氏案其子田順嗣侯向為田氏則更為車氏之說未確其先齊諸田徙

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

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補注周壽昌曰麗字不訓美好公孫宏傳亦有此語言其容貌俊偉而光明也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補注何焯曰千秋高

教之言故曰此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

高廟神靈使公。顏因上有召見字曲為傳合耳賈捐之傳立拜數月遂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閭經也補注周壽昌曰伐閭即閭閻猶門

明其等曰閭積日曰閭後漢章帝紀或起剛畝不繫閭閱與此同意特曰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使者曰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

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補注蘇輿曰妄一男子當作一妄男

治之矣語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賈之師古曰賈寬縱也謂然

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

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曰漢書往

大昭曰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注云尉者自上安之也韓安國傳云猶頗可得

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案王嘉傳遺使者賜金尉厚

師丹傳有以尉復師傳之臣龔遂傳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宣元六王迺與御史中二千石

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上報曰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

流及士大夫則不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

及太子時人也師古曰言既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

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

師古曰鞫問也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

謙曰鞫謂明治其罪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

芳也師古曰言既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今丞相親握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不止師古曰言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敬不舉君之觴補注周壽昌曰臣下上壽允之則曰敬舉君之觴如兒寬是也不允則

敬舉觴蓋中興後制向如此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宮舍也

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毋有復言師古曰不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

為太子師古曰鈞弋官名也昭帝母趙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

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

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曰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

也師古曰言既千秋曰唯將軍雷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

能罷但罷權而巳班於贊中痛責千秋而附補注先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呂虎

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國除補注周壽昌曰千秋尚有弟為

相師古曰言既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

也師古曰言既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呂軍與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

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鐵也欲斬人皆伏於鎡上也鎡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

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今復斬一訴不足曰增威不如時有所寬曰明恩貸師古曰

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死力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訴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訴

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

竹亮反補注錢大昭曰辨古辨字攷工記云或審曲面執以辨民器鄭注辨猶具也釋文辨

皮竟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告有司具鄭注具猶辨也易剝狀以辨徐音辨具之辨說文辨

字在新附中先謙武帝嘉之駐車拜訴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

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曰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

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曰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

莽族相涉故曰侯號稱之耳莽本曰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

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補注宋祁曰掩一作卞自訴傳國至玄孫莽敗

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補注先謙曰又為長史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

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補注先謙曰官知上官桀等反謀曰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

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請曰書言病一曰曰病而曰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曰聞蒼延年皆

封敞曰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訴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

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遽速也補注何焯曰敞夫人是後妻非謂敞曰

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

誅矣師古曰與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

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補注周壽昌曰帝六諡曰敬侯子忠嗣曰敞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補注朱一新曰監本

提曰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

為春秋曰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

曰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補注錢大昭曰五人闕本作有功案功臣表是時

史高在外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

大昭曰此郎非尚書郎是宿衛郎補注錢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

外也魯者實病皆師古曰放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曰給財用

財而擇其善師古曰放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曰給財用

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繅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

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曰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補注宋祁曰簿書給繅

之長也別本給師古曰放其疾病休謁洗沐皆曰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

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補注錢大昭曰加諸吏者始見於此然孝文時賈山上親近用事初惲

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曰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子惲惲盡復分後母昆

弟再受訾千餘萬。皆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已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已。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補注。錢大昭曰。隸。聞本作肄。下副帝隸及注同。先謙曰。官本同隸。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稅侯迺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稅音丁。故反補注。先謙曰。稅。侯金也。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師古曰。奔。古奔字也。補注。高昌侯董忠。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奔車抵殿門。抵觸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曾字。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胡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補注。周壽昌曰。脛脛。即脛脛。通借字。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人何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街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不容穴。坐街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已有妨。補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何焯曰。真。人猶云。誠若人言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謁者令成帝改。為中謁者令。見百官表。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來朝。作求朝。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已得師矣。師古曰。此謂經過此也。問。其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過。謂桀紂之過惡。

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已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惲妄引亡國。已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已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下有也字。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已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也。壽。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言延壽證云。惲無此語。長樂証之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之。則我得更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念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讀曰。豫。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已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補注。朱一新曰。監本作稱譽。文選注引。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

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已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已所不及師古曰蒙蔽昏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蔽下有也字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指而自文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師古曰論語云類同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憚引之補注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

領從官補注何焯曰中郎將光祿勳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從官周壽昌曰柏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與聞政事師古曰與曾不能

已此時有所建明已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

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曰夷滅不足已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已忘憂小人全軀說已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補注先謙曰官灌園治產已給

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徵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烹毛炙肉也即今所

仰天拊缶師古曰拊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已節歌師古曰拊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壤

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曰頃百官也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

辱之處憚親行之補注錢大昭曰貢禹傳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下流之人眾毀所歸

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

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補注宋祁曰卿字當刪先明明求財利常恐困

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

子尚安得已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

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

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方當盛漢

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志與我不同也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已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

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

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唐曰騶馬曰給騶使乘之佐主

先謙曰通鑑注未者引作也是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子會宗書宣帝見

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顧炎武云以書中有君父送終語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

坐不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章

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補注錢大昭曰案杜業傳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

蔡義河內溫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

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爲韓

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

棄人倫者竊自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

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

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曰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爲丞相

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俛曲背也俛音力常主反補注劉敞曰俛讀如本字自可

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師古曰類其後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呂爲人主師當爲宰相。補注周壽昌曰義授經昭帝故云爲人主師何

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爲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舉及舉萬故得遷之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作遷也無之字引曰高弟入爲右扶風遷太僕。補注先謙曰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

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

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曰大臣行能吉薦于

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曰萬年任

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

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謂古詔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

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曰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

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

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音灼曰雲從刺候何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

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答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卽位大將軍王鳳曰咸前指言

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

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曰殺伐立威豪猾吏

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補注曰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注先謙曰司空說詳賈

諡傳官本注行作是爲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頭鈇在足皆音

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下有者字

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曰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徒上有音字

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于向反補注曰官本徒上有音字

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救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曰約救也補注周壽昌曰唐惟詔命始稱救時有不經鳳閣

鸞臺不得為救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救案之本文則云救書不云書救也蓋漢時救為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子孫皆可稱救韓延壽傳救功曹議罰白孫寶

傳寶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後書張奮傳臨終救家丞又奮稱純遺救固不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救碑後云書無以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救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

救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救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救董道廣川即各欲求

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已

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曰廉儉先

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

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師古

音工沒入辜椎財物師古曰辜椎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翟方進傳多辜椎為姦利者師古

侯反沒入辜椎財物師古曰辜椎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翟方進傳多辜椎為姦利者師古

辜椎為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為罪訓辜為專又云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則

其謬滋甚今案辜椎雙聲字也廣雅婢推都凡也故總括財利謂之辜推略陳指趣亦謂之

辜椎孝經蓋天子之孝也孔傳曰蓋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獲舉

其大略也梗槩與辜椎一聲之轉分言之則或曰辜或曰推武紀初推酒酌韋昭曰以木渡

水曰推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推獨取利也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推之廣

雅婢推也是辜椎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先謙曰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盾掖庭官

吏舉奏案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

酷毒蠶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瀆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

先謙曰官本注景下有帝字犯下有整式亦反四字而官媚邪臣陳湯曰求薦舉苟得無

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補注先

與方進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補注先謙曰胡注後書陳寵傳寵之曾曰憂

死補注先謙曰胡注後書陳寵傳寵之曾曰憂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

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

相曰高弟入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弟京師稱之代章立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

免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弘以永光二年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

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補注錢大昭曰後下南監本閩本

史大夫弘羊曰為此乃所曰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國家大業不可廢也

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補注錢大昭曰

缺末筆因訛而為相也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

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亦欲曰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

善惡補注先謙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寬總評議其

官本相作桓是

前漢六十六

生言補注宋祁曰朱下當添先字錢大昭曰朱生鹽鐵論作朱子伯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

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

師古曰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也斷音牛斤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斷斷焉

馬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補注錢大昭曰鹽鐵論作劉子雍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

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補介然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

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

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

而多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彼哉彼

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

呂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師古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

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少劣

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補注錢大昭曰今本論語選作

算選筭古字通邛風威儀棊棊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傳注絕交論引作不可算也竹筭

雜本筭今以爲齊風舞則選兮文選舞賦注引作舞則算兮算即算也周語纂修其緒史記

周本紀作選筭徐廣曰遵一作選是選筭同

漢書六十六 漢書六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第二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北人死卒裸葬於終南山

成固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補注劉敞曰顏說

以自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爲遺令補注先謙曰吾欲贏葬師古曰贏

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師古曰囊音郎果反補注必亡易吾意師古曰

心又不忍補注錢大昭曰闕本其迺往見王孫友人師古曰邴侯侯名邴侯與王孫書

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補注沈欽韓曰功臣表邴侯侯以元光三年免侯帝紀元光

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求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補注先謙曰官本進下有

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補注先謙曰官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

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區師古曰區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益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

而厚葬也吾是日贏葬將日矯世也師古曰正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日相高靡

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

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爲終借字耳師古曰歸者得至化

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日華眾厚葬日鬲真師古

與隔同其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

後並類此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呂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

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音口對反裹曰幣帛師古曰幣帛帛曰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

得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一引漢東園私記曰亡人以黃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錄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錄讀與由同補昔帝

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窆音款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

反緘音工咸反補注沈欽韓曰墨翟節葬篇堯北狄道死葬豈山之陰衣衾三領款木之棺

葛以緘之先謙曰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師古曰亂絕也補注先故聖王生易尚死易

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補注先謙曰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

稱也亦今費財厚葬畱歸鬪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讀

呼師古曰讀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丞又置丞而建未得

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

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齊召南曰案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

正丞也何焯曰以軍正之丞故係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曰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

正言之猶上卷言盧江太守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曰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

日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補注王念孫曰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涪

日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謂安尉而薦達之案如說是也薦籍一聲之轉尉薦猶尉籍耳

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曰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

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

官無室日榭郭云即今堂堽案今為講武榭建從走卒趨立堂皇上拜謁因上堂補注錢大

脫皇字南監本閩本皆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日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日斬之遂斬御

史補注王先慎曰御史上脫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

日臣聞軍法立武臣威眾誅惡呂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私買賣

呂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

帝李法日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

作理法李理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姦

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日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

日已改作引宋祁二千石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

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臣謹日斬昧死日聞制日司馬法日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主人父偃傳詔言在

字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

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補注沈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矯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容射殺之。補注先謙曰。昭帝始元六年守京兆尹。容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蓋主聞之。

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師古曰。奔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補注先謙曰。此僕射是主家僕射百官表云。僕射宮建報亡宅坐。游微奉公。無宅坐也。補注。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劉放曰。多坐字。

有謂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補注。朱一新曰。注南監本。斷獄下。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無也。字窮。盡上有不字。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有不字。是也。

官氏代聽事。補注。周壽昌曰。光傳云。光時休沐。下吏捕建。建自殺。賢篇。東海成。臨河東。胡建。以術蒙舉。起率伍為縣令。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行。行忠正之道。不避強禦。卒為眾枉。所排。周壽昌曰。據鹽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己云。建不得其死。則此必是年正月。二月。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補注。王先慎曰。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呂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同郡白光少子為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曰子友當即白光。但被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當世曰。是。高之。王氏之。纂史家於朱雲。深有所取焉。特為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爾。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

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呂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呂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作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補注。錢大昭曰。走。南監本。闕本。而超九卿之右。非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作步。先謙曰。官本作步。

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先謙曰。嘉。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呂明好惡。曰。官本。猥作。猥。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呂明好惡。嘉竟坐之。補注。何焯曰。貢禹。雖賢。然為石顯所薦。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巨易。自宣帝時。善梁巨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衣下之裳。音子。私反。補注。沈欽韓曰。孔安國。鄉黨注。衣下曰。齊皇侃云。裳下。縫也。師古曰。裳。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既。論難。連挂五鹿君。師古曰。挂。刺也。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補注。并。面岳岳也。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曰。爾粟。積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裏糧。從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

前漢六十七

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閻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而咸數毀石顯。久引此，呂為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疏作書，引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

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羣臣朝見。上問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

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後知

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呂故不得捕。師古曰：吏上於是下咸獄，滅死為城。師古曰：下當添治

字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補注：先謙曰：官本世上有之字。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呂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補注：劉敞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錢大昕曰：禹以成帝河平四年為丞相。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此稱位特

進則在罷相後，故雲但斥言安昌侯張禹不言丞相，而成帝亦但以廷尉師傳罪雲也。雲上

文當云故丞相安昌侯，今本轉寫誤耳。王念孫曰：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雲上

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

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呂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呂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

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三十九十二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

九十三引此，並作斬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沈欽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補注：先謙

韓曰：唐六典武庫令職注陌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補注：先謙

王氏事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

殿檻，檻折。師古曰：檻，也。音呼曰：呼。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龍

比干紂之諸父，皆呂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下有殿字。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呂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至

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出字。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

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呂觀四

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呂我為吏乎。補注：王鳴盛

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

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疆項可見。宣不敢復

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

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呂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棹。師古曰：棺周

容身也。土周於棹，豕墳，裁容棹也。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

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補注：王先

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補注：沈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

條錄而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

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若此者亦亡幾人多也幾音居豈反故

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曰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砥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呂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補注先謙曰官本厲作利是此厲字緣上而誤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

為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而呂把授與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譬作

喻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曰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

師古曰辟讀日關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日霸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元紀宣迺欲呂三代

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補注宋祁曰故高

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

相並解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

桓而言言霸王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補注先謙曰官一色成體謂之醇補注先謙曰官

也今本作亡益於時益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白黑雜合謂之駸欲呂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呂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補注

韓曰淮南詮言訓條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

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綠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聞者愚民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師古曰自陽朔呂來天下呂言為諱朝

廷尤甚師古曰妨人之口法禁嚴切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呂明其然也取民所

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補注王念孫曰

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二字與上文何以明

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

可見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其

臣無益者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呂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

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識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雷意亡逸之

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關四門明四目言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呂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呂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

多不可比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

校而數也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

象言將危亡也全安之當與之賢師良傅教呂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呂魁柄師古曰使

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

庸欲聲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上遂不納補注先謙曰成帝久

亡繼嗣福呂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

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

補注：先謙曰：質與鑽同。解見張蒼王詡傳。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臣不貪也。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補注：先謙曰：歷，歷也。歷，歷也。

墀之塗，應劭曰：呂丹淹。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謂之屋。言負屋也。法坐，正坐也。聽先謙曰：官本注，負作自引。宋祁曰：自展當作負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

師古曰：此臣寢所，自不安食，所自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自自立也。壅

人所自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也。六國，齊、楚、燕、趙、魏、韓也。補注：先謙曰：六國，齊、楚、燕、趙、魏、韓也。補注：先謙曰：六國，齊、楚、燕、趙、魏、韓也。

官本注：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絕也。三統，滅天道。是呂身危子殺，厥孫不嗣。身爲燕

丹張良所謀，子嬰所謂壅人，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

於祀。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蓟，帝堯之後於宋，帝舜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爲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姓，半天下，遷廟

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自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

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

之後，苗在宋者，於孔子爲祀，列故尊而不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祀作祖。是此言孔子故殷

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呂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

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微，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補注：沈欽韓曰：公

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羊昭三十一一年傳

子孫宜有地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呂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雷風，著災也。

不免編戶。師古曰：列，庶人也。呂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呂

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

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補注：先謙曰：後聖必呂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

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補注：錢大昭曰：武帝，上閩本。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

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

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時，匡衡議呂爲王者存二王後，所自尊其先王

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

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

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呂孔子世爲湯後。上呂其語，不經

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呂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

文。呂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昭曰：孔何齊初語

在成紀，是時福居家。補注：先謙曰：居家，常呂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讀與專同。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呂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儒。補注先謙曰官本儒作儒是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儒林

受尚書於許商。平帝崩。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呂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

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恐帝長

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自血塗莽門。補注錢大昭曰莽下南雍本閭若鬼神之戒。冀呂懼

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固。補注錢大昭曰固南監

石慶陳咸等傳。皆作禁錮。固即錮也。後漢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呂他人為

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與反斂音力。贖反

融之後。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京師稱焉。車騎將

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呂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

輔職。師古曰為呂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補注周壽昌曰漢魯國王莽時改

國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狷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

何。掉曰。漢諸陵無不為赤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

伐姦隙。軍旅不隊。補注先謙曰隊字同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

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

顧炎武云。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先謙案注引詩世

作時避。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

車騎將軍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上有故字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滄浪之水清可

目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呂縣吏給事平陽侯

家。師古曰縣遺吏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

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曰。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

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

於郊界之上也。先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

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

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

前漢六十八

前漢六十八

前漢六十八

前漢六十八

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出則奉車。

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

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曰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趙婕妤有男。師古曰：任嬖也。

上心欲召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嬖也。屬委也。任音王。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不如光。上曰：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

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縮、楚元、王傳並

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

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

發書，曰：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稅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

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補注：齊召南曰：注河字下脫闕字，城則郡之。譚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光初封

顯然先謙曰：日磾、何羅、莽、光蓋共誅誅通也。皆曰：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

侍中。師古曰：即日磾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也。

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莽，酖殺。忽，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親

人見公卿表。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纒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頰。師古曰：皙，音潔。白

也。頰，頰毛也。皙，音先。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

志反。補注：先謙曰：郎有僕射。為諸郎長，見百官表。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

采。師古曰：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補

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顏注：正釋收璽之故，若無四字，則召郎語意不完。下文取取

肯按無根，顏注文義亦無所承。各本皆脫，賴通鑑存之。胡注：續志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

璽及虎符，符符之半。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者，官本注其作取。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呂

長女為樂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樂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

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補注：先謙曰：蓋侯王信子充見侯表。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

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

故事，曰：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曰：是

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

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其初除太僕表不得其年。蓋征和二

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即以桀代之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桀為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為

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

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燕王旦自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

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補注齊召南曰案

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

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正得其實

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先謙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

曰此正互文見義齊說過泥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

先謙曰都大總也肄試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省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補注

言之則但曰都下文云都郎屬是也孟訓都為試非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補注

令丞屬少府二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酒為典屬國補注先謙曰實十

事皆言其僭舉成而大將軍長史做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

數也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胡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其執

退光補注先謙曰胡注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

之室師古曰彭畫是也補注何焯曰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武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

於室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祿勳禁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

待罪之所周壽昌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

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

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

文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解身益知漢宮殿皆有圖畫也

前而不可入也如何說則畫室乃光私室固非沈說移光祿勳禁止此時無詔書亦非桀等

周說出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曰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

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已知之上

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

安城東東都門外調校尉已來未能十日燕王何已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

亦詳辰太子傳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據表尚書中書為兩官續

云將軍欲反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據表尚書中書為兩官續

為兩官明矣沈約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上

宋志亦以為兩官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上

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已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酒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

冠遂委任光補注先謙曰遂竟也言終委任之訖至也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

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已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

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

之兄伯邑考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已承宗廟言合光意光曰其書視丞相做等

師古曰視讀曰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

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賀者武帝孫昌邑哀

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獨已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補注周

光為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

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師古曰立審此人不可師古曰立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曰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曰幼孤寄將軍曰天下已將軍忠賢

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曰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

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詔諸禁門毋內昌

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温室殿黃圖温

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適驚人如是光使盡驅

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

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中為中朝官故稱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

是也通鑑亦誤作臣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

也自裁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馬

言何所得罪也項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襪

陳列殿下師古曰陸戰謂執羣臣曰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度遼將軍臣明

友師古曰前將軍臣增師古曰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

臣譚師古曰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太

僕臣延年師古曰太常臣昌師古曰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宗正臣德師古曰少府臣樂

成師古曰廷尉臣光師古曰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大鴻臚臣賢師古曰左馮翊臣廣明師

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典屬國臣武師古曰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臣疇師古曰臣吉師古曰景吉補注錢大昭曰景吉即臣賜臣

前漢六十八

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補注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諸吏文

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

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已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

衣補注王念孫曰御衣當為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

則此時未得遠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太僕已輪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

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

秉誼已安宗廟其已河北東武陽補注先謙曰河北河東縣在今解州芮城縣西北四十里益封

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

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

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補注齊召南曰案范明友為未昆弟諸婿外孫皆

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補注何焯曰光懲燕王上官

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遞變權重勢逼滿盈致禍又基於此不涉學之患也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光秉

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

邑三千戶已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補注先謙曰去病子嬪

乞分國邑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

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賜金錢繒絮繡被

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鐘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梓

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梓木為之親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便房藏中便坐也

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清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二尺四寸周

二丈內梓宮次椁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椁木名非也補注劉

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出

然不同胡三省云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補注宋祁曰稍於是上始聞之

而未察師古曰未迺徙光女婿度遠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

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補注宋祁曰次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

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

漢為少府補注錢大昭曰此少府更召禹為大司馬冠小冠補注先謙曰胡注大司馬大

使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

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官衛將屯兵悉

易已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補注何焯曰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補注周

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反任許史奪我印綬補注周壽昌曰右將軍金印

僅領大司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官見禹恨望深師古曰酒謂曰大將軍

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持國權柄殺生在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

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雜陽人始元元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補

周壽昌曰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補注朱一新曰竟當作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

仁字中孫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補注百官曰下但事馮

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如無所象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

丞相也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亡猶輕蔑

問孔篇又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

恨愚已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

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呂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拜反補注朱一新曰爾雅窶貧也詩遠客飢寒喜

妄說狂言師古曰善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讎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

自使書對事補注何焯曰對或作封誤也後因上書屏不奏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

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

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補注先謙曰官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計作許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言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

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

后師古曰謹眾聲也音計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言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

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

前漢六十八

三七

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

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補注

曰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續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告反事

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

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

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

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

為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下為作於是馮子都數犯法上并曰為讓師古曰總以山禹等甚恐

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捕兒不

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已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壤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

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龜。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

龜所以可已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曰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為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曰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

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

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補注先謙曰此言其株連之多通鑑作數十疑非上迺下詔曰迺者東

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朕曰大將軍故抑而不

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

諸姊妹婿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祖宗神靈。補注先謙曰祖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

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誅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

與金安上。發其事。師古曰言共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讎有功。

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

鮮左傳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

不讎伍被傳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王念孫云晉說是也

爾雅讎匹也廣雅等匹讎輩也與晉說讎等義一而已召諸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

為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為等不當訓為對故師古曰言其功

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

下諸條則去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

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者眾必害之。師古

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曰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

陛下即愛厚之。宜曰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補注何焯曰突當為窰式

林反與突字突字異義玉

前漢六十八

三

篇所分 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消于髮之告失火高甚明誘注消于髮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

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餘各曰功

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

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

也。上迺賜福帛十疋。補注王念孫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

十四治道部十四引後曰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補注先謙曰胡注

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

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

乘。師古曰朝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

爲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

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補注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其夏。票騎復

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師古曰昆邪音下門反召其

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爲列

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

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閼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至日

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

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

賜絮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

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補注宋祁曰詔圖書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

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鄉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

在旁側。補注王先慎曰旁側也二字不當連文疑旁是帝形近而誤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

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由

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

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遂

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

意。曰。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

廬。師古曰殿中廬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日。上未起。補注王念孫

前漢六十八

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碑

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以疾之或

上之臥內日碑何敢遽入且何羅見日碑在臥內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須臾何羅

足據也如此文作臥內解臥內之義不應在下知所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師古曰趨讀曰趨嚮也

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見日碑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趨嚮也

臥內即臥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上驚起左右拔刃欲

格之上恐並中日碑師古曰中止勿格日碑猝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猝胡若今相

也粹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粹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卧輪當改得禽縛之窮

治皆伏辜錄是著忠孝節師古曰錄日碑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賜出宮女

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及上病屬霍光呂輔少主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補注

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蒙其光呂女妻日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為

柁侯師古曰柁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作庇云日碑曰帝少不受封補注何焯曰以

得來王忽自相貴之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碑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

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其臥起賞為奉

車補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駟

馬都尉掌駟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為奉車都尉建駟馬都

尉建駟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

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

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萌上書去妻師古曰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

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程侯奉日

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

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敝病拜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欲微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

載皇孫今遺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續志皇孫綠車如云幸綠車不成，文義先謙曰：官本病下有。

困字是。須臾卒。補注：先謙曰：據表：倣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

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補注：周壽昌曰：匈奴中郎將各本俱脫，惟凌本有宜從之。

騎校尉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官本關內安東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補注：先謙曰：將大夫之稱亦見百官表。

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

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補注：職辦擢為泰山引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

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馬案：哀帝時更丞相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自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自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如淳曰：宗伯姓，補注：先謙曰：鳳字君房，見表。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皆聽之。欲呂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

補注：錢大昕曰：功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當，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

為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太夫人。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日磾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

晉灼曰：當是此言自當為其父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及祖父建立廟也。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祖父以續日磾。不復為後賞而令時甄邯在旁，庭叱欽。

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已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呂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

姦謀，至於反逆，咸服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日又又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呂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

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為君，持大宗重。補注：先謙曰：官本後姚本作。則禮所謂尊祖敬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

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

補注：宋祁曰：頗惑眾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稭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曰：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自明

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寺中。使寺宰錄直哉。李奇曰。輦錄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敬病拜子為侍中。以此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繼祿之託。任漢室

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

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師古曰。阿倚也。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

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音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

已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纒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也。補注。何焯曰。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為霍叔後者。其語殊謬。足累光之誠。節詳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畧舉於贊中。以傳疑亦兼以為微戒云。晉

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

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曰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